

稼
村
類
藁

卷一

一

二

三

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秦 泉

謄錄監生臣李天相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四

啓事

元 王義山 撰

謝前丞相大觀文江古心舉改官

起耆英於綠野正切巖觀轉生意於洪鈞遽蒙甄錄拜
莫大生成之賜有無窮感激之私敢以寸丹寫之尺素
遥睇師牆而稽首仰干畿府以攄忱嘗聞宰執之退閒

罕與朝廷之機要若稽前代有大議則諮于家迨至本朝雖歲舉亦得而薦始者五貢之限今焉三削之拘昔乾道間有洪景伯享優游之福三十餘載凡薦舉於朝八十餘人觀上天拳拳於壽俊之心其初意汲汲於人才之地今有均為舊弼俱處鄱陽佚老之地既同好賢之心尤切矧行矣再登於台席則于然又播於化鈞豈期菟瑣之資先入陶鎔之造伏念某志雖刻苦材極疎愚堪笑揚雄自分為官之拓落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

翺翔靖為齧局之卑不過俗吏而已然韓蘄素守頗能
堅食淡之心况箕範所陳亦嘗聞作賊之事不待控飯
投之請翕然稱際遇之奇人皆言舉爾所知或有知而
不舉世固有求而不得今則得於不求華哉袞袞為之
剡上彼如莘老監鹽倉而但蒙學士之稱至若仲淹掌
西溪而僅得發運之薦是皆常事未是奇逢孰若玷名
夾袋之中廁跡翹材之列竊惟今世為人客者皆曰門
生詎意謏才有宰相而為之舉主因稽舊比仰企前修

李推官拒筴事之興遽見知於德遠陳權務論鹹源之
弊竟取重於雍公此皆上宰之見知正與今日而相似
其如凡陋曷稱品題姓名因鶚表以九霄聲價登龍門
而百倍偶叨末第有慚科級之騫騰殊乏寸長深愧吏
能之庸敏何所守而有廉謹之譽何所學而辱遠大之
期雖先生相與者仁義之言然君子所恥者聲聞之過
某官四朝元老一代宗師出處合大易之宜仕止當夫
子之可巨川舟楫大旱霖雨既全濟世之功上天富貴

平地神仙復取隨時之義縱欲適午橋之樂其如勞丙
枕之思喜聞疏渥於昕廷暫屈往臨於巨鎮眷惟湘水
重於長沙在先朝曾煩冠平仲之來於近代又辱周平
園之至第聞地狹難容舞袖之回旋會即詔還佇看袞
衣之入覲方且兼收於葑菲庶幾可備於桶櫬某敢不
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鞭於駑鈍期仰答於鴻私史
魏國除觀文每欲法陳襄之薦士趙忠簡還相位尚祈
引明仲以登朝

謝江西運副劉安齋舉職司

時安齋自廣東易節江西道由南安因致飯投
不免躁進之譏剡上乃居首選

臺幕泛紅曾依巨庇職司破白豈比常員俯陳感激之
衷仰答生成之造嘗以自昔門生而考蓋有終身舉主
之依正仲為康靖所知蒙特薦而即除中祕岩叟本魏
公之客更再世而不出他門蓋飢則傍人飽則颺去者
特世俗之常而入以事父出以事長者乃子弟之職

次定曰道

矣如繼此背門墻之訓天厭之天厭之豈謂包荒而不遐遺與人而不求備鵠飛三遠方嘆無依鶚薦一書首蒙送上乃知君子愛人以德先生與言以仁以疎拙之庸而許之以學遽文清以淺陋之識而期之以才高志邁惟有益加所養敢云可大厥施某官人品一代之宗師學術六經之間奧松廳執法天家御史之不凡芸閣分香瀛洲學士之妙選今乃以經濟羣生之手出而司澄清一路之權嫉貪吏如嫉寇讐善類如護桐梓可

憐鄭谷更教何處獻篇章忍使孝標飛向誰家傍門戶
遂令鬼瑣復入鈞陶某敢不圖報洪私力堅素守一之
為甚其可再自知取數之多二猶不足如之何尚賴成
終之賜

謝兩浙運判朱尚友舉改官

京畿司筮自愧駕庸冰漕舉材濫叨鶚薦矧為他人之
客易而登大賢之門難蓋紫陽一脉之傳有尚友先生
者在凡經題品於繁光華嘗謂委身於人者固後進之

常擇主而事者尤大節所繫人如晏同叔范仲淹始出其門世有歐陽公蘇子瞻乃為之客況一家之文獻又萬代之宗師恭惟明公克肖先哲所以及門者衆願為受業之徒尚論諸生雖今世不多蔡元定豈無高弟如乃祖得一王力行此愚所以為樞趨而來其意實恥與奔競者伍伏念某志雖刻苦才極迂疎初筮零陵訪瀛溪之坐處再遊橫浦遡伊洛之源頭茲叨右浙之底僚又拜考亭之的嗣凡動與師門而相值亦似於道學以

有緣比修執贄之恭獲遂升堂之願即之也溫聽之也
厲不皆門外雪之嚴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覺座上春
之滿每記竇從周之述備詳先夫子之言謂耿鎮江嘗
漕兩浙二榜在客位甚好深疾干求屬吏有政績可稱
自當薦拔矧飛輓之權既一而廉訪之地又同宜乎遵
祖訓而行幸甚為鰥生之遇齏鹽已久偶焉儒級之登
鹵莽者多敢謂吏能之著豈堪撫字乃辱薦揚然而得
攀附於師墻難以比尋常之剡牘褒嘉得寵銘鏤奚殫

某官理學淵源吏師標準雖持餉節惟知體生財有道之辭儻進經筵又將舉誠意正心以告恪守家庭之舊卓為人物所宗以先師舉用有才之心為今日激勸後學之地遂令鬼瑣亦預甄陶某敢不益謹操修勉圖稱塞辟如為山一簣止不無資培植之功井不及泉尺寸間尚有望挈提之賜

謝戶侍劉斗巖舉改官

地官公舉素推衡鑑之精天府底僚遽辱菲葑之采拜

莫大作成之造有無窮感激之私敬以寸丹寫之尺素
蓋嘗伏讀鶴山先生之集真有前朝諸老之心欲以司
馬公之薦士編與夫呂文穆之夾袋冊范正獻之掌記
陳密學之薦章曾文靖公議之雌黃虞忠肅翹材之紀
錄梓而成帙名曰達賢因以知士夫行已用世之方亦
且見先正為國儲材之意不圖今日復見古風然而所
舉之非賢或者夫人之得議伏念某雖無學問頗識廉
隅讀孔門舉爾所知之辭當安定分佩伊川求者不與

之戒寧事躁圖自宜甘恬退之常豈可為奔競所化嘗
攷古人之汲引非如後日之干求舉安世者以不通書
薦紫陽者未嘗識面今乃頗移於素守至於無恥以自
媒豈知世有歐陽公蘇子瞻乃為之客人如晏元獻范
仲淹始出其門固自慚人品之不同然景慕師尊而則
一不待控販授之請居然蒙特達之知熒然衮褒為之
價重何所有而獲鄉閭推予之譽何所長而辱器識端
重之稱雖先生相與者仁義之言然君子所恥者聲聞